

宋書

21/9
南雍新雕宋書引

按梁書約傳約所著宋書外有晉書
百一十卷齊紀廿卷高祖紀十四卷
俱不傳獨宋書百卷存耳夫宋祖起
布衣糾合義徒殲滅桓玄再立朝廷
威加關洛終移鼎祚漢以來足稱雄
主然牽于內志弃關中資赫連氏終

宋之世不能洗長河以北之腥羶自
但大業可歎也約之先田子林子以
下世為宋臣武功文藻家聲爛然故
其撰次宋事最為詳贍然約之前何
蘇山徐諸君子俱有述作惟缺永光
至禪讓十餘年事非約之才不能刪
其蕪穢補其脫略著為一代實錄妣

察稱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誠然夫
約以齊臣扳附興運安希台司至于

憂瘠竄後赤章之事尤為可咲其人

品不足多也至其史才則當與陳壽

范曄鴈行而嚴父遷固其書自能炳

烺天地間豈可少哉宋書海內惟有

南監舊板而剏脫模糊者十之七不

便印摹余與陸敬承在事奮欲新之
而不逮賴少司成中原季君始獲舉
其功自夏迄秋不半歲而畢以余與
敬承有校讐吟尹之勤仍得附名卷
首又索余一言引之使不才姓名得
托此書耀于來祀亦幸矣哉引之日
為

萬曆二十二年十月壬子奉訓大夫
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前
司業秀水馮夢禎書于公署之愚竹
居

重刻宋書引

宋書蓋梁沈約爲之約先爲齊之散
騎常侍而後附梁禪代之舉約實謀
府則於梁爲傾心佐命之忠於齊爲
逋主孤恩之逆卒有和帝劍斷其舌
之夢亦其慙負故國一念雖寤寐有
不自安者使然而遂惶惑爲赤章事

神愈亂而動愈不經矣余薄其為人
不取獨其高才博洽則誠如姚察所
稱遷董之亞蓋約亦有言文章當從
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余嘗嘆服
此說以為信今傳後之文尤當從三
易今讀其所著宋書信然雖存一代
實錄可也監本刻於弘治之初歲久

散軼固無怪乃其存者亦多譌而文字離於古抑又堙滅幾不可辯識儒者或失傳而一代之史恐遂以廢司成陸馮兩先生惟其廢之爲拳拳也於是乎有重刻之役蓋役未竣而兩先生後先相繼遷矣則遂猥以錄錄踵校讎之末而竣事於余余固所謂

因人成事者也然亦幸不辱命於兩
先生云嗟乎余觀宋氏八主六十年
間安枕之日不二三稱兵之日常八
九可謂一代艱難之運而當世君臣
得失之林亦少概見是書足術而鏡
也故不具論論其可為永鑒者國釁
家難起於自作親如父子手刃相圖

此誠天地未有之變至今使人不可
爲心而後世宮闈階榭之端猶往往
蹈此而不寤寤亦且晚則不睹夫宋
之覆轍而未嘗索鑒於史以自照也
夫史千古好醜興亡之鑒非諸子百
家之書倫也故諸子百家之書或可
廢而史獨不可廢諸子百家之書廢

第廢詞人效曠學步之資而史廢廢
千古好醜興亡之鑒矣夫好醜興亡
之鑒廢是蒙衆人之目而終夜處於

暗室之中跬步且無從睹見而又安

所辯其吉凶去從之塗哉故曰諸子

百家之書或可廢而史獨不可廢此

兩先生所以重刻宋書意也蓋曰一

代之史存而千古之鑒庶其恒懸而
不廢也夫

萬曆甲午冬十月朔

南京國子監司業宛丘李道統題於
署之寒碧亭



重校宋書跋

有宋運棄金行之缺歷符璧占之數德誠
謝於隆代事亦雄於季朝顧自史推南北
淪彼常嗜人置宋魏鮮其專學譬之會流
泉壑涇渭之源莫討委祗寒原枳橘之形
旋貿遂令魚虎竄茲蟲鳥此馮公重為表
章而士莽幸叨叅檢者也然夏五之書尚
存曩載已三之誤寧易斯簡惟是八志上

該乎諸家列傳旁通乎別史雖均測海良
等他山故補亡則時見珠還仍疑則不無
瑜掩或辨竒於有尾總訂文于飾足固踰
改木之勤諒侔落葉之諺若乃張暢之事
兩見彥之之傳獨亡山居剝蝕自敘剝斷
則敢遵宣父猶及之旨庶俟瞻聞刪定之
助耳萬曆丁酉重九日海鹽姚士舜謹跋

重校宋書跋

休文宋書畢工三年矣余初閱數篇猶有
錯誤會友人布衣姚叔祥自檇李見訪叔
祥故博雅即以委之乃手對舊本參以南
北史通典通志等諸書猾猾三月始得竣
事凡補舊闕七十字增一百九十餘字正
一千一百餘字餘點畫差訛而改正者約
數千字已余又從叔祥所更定處覆加校

宋書
二
勘而所為是正者尚多有之以此信校讐
之難古人諭之掃塵愈掃愈有果然然宋
書至是亦可以稱善本矣姚君名士舜叔
祥其字海鹽人

萬曆丁酉冬至前齋宿日馮夢禎跋

